西川滿與臺灣作家的如煙往事

文／彭瑞金（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）　圖片提供／央圖臺灣分館



▲1941 年，西川滿（第一排右二）與「臺灣文藝家協會」會員合影。（圖取自《西川滿先生年譜》，中島利郎先生提供）

西川滿在臺灣的文學崛起於 1939 年。這一年，他和在臺日人作家北原政吉、中山侑等人，成立了「臺灣詩人協會」，出版詩誌《華麗島》。1940 年 1 月，僅局限於詩人的協會擴充爲「臺灣文藝家協會」，發行《文藝臺灣》。2 月時，協會改組，西川滿另創「文藝臺灣雜誌社」，發行《臺灣文藝》雜誌，迄 1944 年 1 月，因應戰時體制，雜誌併入皇民文學奉公會發行《臺灣文藝》，共發行三十八期。皇民奉公會的《臺灣文藝》也由西川滿主導。

西川滿與龍瑛宗

從「臺灣詩人協會」開始與西川滿過從甚密的代表作家是龍瑛宗。1937 年，龍瑛宗以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入選日本東京《改造》雜誌的徵文佳作，聲名大噪，可說是從日本文壇「反攻」回來的臺灣作家。臺灣新文學界自 1937 年 6 月楊逵的《臺灣新文學》、《新文學月報》相繼停刊後，基本上已沒有發表純文學創作的園地，西川滿因勢崛起，成了進入戰爭期以後的文壇主導者。西川滿任用甫獲盛名的龍瑛宗爲詩協編輯，文協成立後又任命他爲小說部長，在龍氏這邊應該都是被動的。

1944 年，《臺灣文藝》出刊後，龍瑛宗也在上面發表作品。這些事跡使得龍瑛宗一直被認爲是西川滿陣營的人，甚至日後的評論家、研究者都以「屈從和傾斜」標示他的文學，卻沒能指出他有任何一篇作品支援戰爭或響應皇民化運動。

西川滿與張文環

除了龍瑛宗外，在西川滿所主導的《華麗島》、《文藝臺灣》、《臺灣文藝》等雜誌發表作品或爲同仁的臺灣作家，尚有張文環、楊雲萍、黃得時、楊逵、呂赫若、周金波、陳火泉等人。1941 年，張文環主導另組啓文社，創立《臺灣文學》，與西川滿及《臺灣文藝》分庭抗禮。

《臺灣文學》並非張文環一個人創立的，倡議脫離西川滿陣營、另起爐灶的，甚至還有日本人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是文學觀念的分歧和對立。1942 年，張文環和西川滿、龍瑛宗、濱田年雄，代表臺灣出席在東京舉辦的第一次「大東亞文學者大會」。龍、張二人一個多月的日本同遊後，龍瑛宗也開始在《臺灣文學》發表作品。

張文環的《臺灣文學》團隊，被西川滿的《臺灣文藝》視爲敵性部隊，主因爲兩陣營在文藝美學的認定差異，以及國族認同產生歧見，含有競爭、互相較勁的意味，並非不擇手段要置對方於死地的仇恨。張文環在戰時曾遭憲兵隊隊長約談，在決戰會議上遭日人作家言語恫嚇，並被指派出席各種會議，以及遭到盯梢、監視等，並不一定和西川滿有關，西川滿本身也不買軍方和警察課的帳。

西川滿與葉石濤、張良澤

1943 年，葉石濤在臺南二中畢業前夕，投稿《文藝臺灣》，4 月 1 日〈林間的來信〉獲得刊出。在這之前，葉氏也曾投稿過《臺灣文學》未獲青睞。〈林〉文刊出前，西川滿一行人曾到臺南舉辦活動（很可能是皇民奉公會辦的活動），葉石濤在這裡見到了西川滿。據葉氏說，西川滿在這次會面時邀請他畢業後到《文藝臺灣》雜誌社工作，性質類似學徒。葉氏一畢業就北上赴約，兩人這段「師生緣」常爲好事者談論。



▲1941 年，西川滿（右三）參加《文藝臺灣》座談會。（圖取自《西川滿先生年譜》）

事實上，當時皇民奉公會成立在即，《文藝臺灣》在這一年年底宣告停刊，葉石濤即返回臺南謀職，但短暫的師徒緣卻讓葉石濤感到終身「受用不盡」。有人說，葉石濤是西川滿的打手，寫了〈糞寫實主義〉攻擊《臺灣文學》，直到二十世紀末，還有自許愛「國」主義者指他是「漢奸作家」、「三腳仔」。

1946 年，西川滿在戰後返回日本後，有收藏舊書嗜好的張良澤赴日拜訪他，兩人並成了莫逆，西川滿過世前，甚至將其一萬多冊藏書委託給張良澤保管。張良澤返臺後，除了鍾情西川滿那些充滿臺灣民俗風味的藏書外，後來也寫了一些這方面的介紹文字，同樣的，在當時也被冠以和葉石濤一樣的「漢奸作家」、「三腳仔」的「雅號」。如今，歷史已澄清了一切，誰才是真正腳踏「兩岸三地」的「三腳仔」，已真相大白。



▲1942 年，西滿川（右二）、龍瑛宗（左二）、張文環（右一）等人赴東京參加「大東亞文學者大會」時合影。

西川滿與臺灣文壇恩怨

戰爭時期的西川滿，的確有響應戰爭的言論，但嚴格說來，這方面他做的不比別人多，別人也做得不比他少，純粹是大環境使然，算是大時代的集體迷航吧！

1943 年 11 月，臺灣皇民奉公會在臺北公會舉辦臺灣決戰文學會議，決定響應戰時體制儉省物資，合併報刊雜誌，因此，《臺灣文藝》與《文藝臺灣》停刊，改由皇民文學奉公會發行《臺灣文藝》，批判者將此歸咎西川滿，因爲合併後失去地盤的是臺籍作家，而不是西川滿。

雖然西川滿是戰時的文壇主導者，但臺灣作家種種不愉快的遭遇也未必和西川滿有關，也非所有和西川滿有往來的都被收編輸誠。但有些文學史論就是不肯放過他，對他強力批判。以西川滿的出身家世，自己都不肯被官方利用收編，怎麼可能做出賈（文）友求榮的事。

西川滿與臺灣文學

西川滿於臺灣文學，不但比若干日治時代的臺籍作家純粹許多，更遑論戰後那些總是標榜「民族主義」而壟斷文壇的「作家」，動輒喊殺喊打的血腥味了。無論如何，西川滿從 1910 年兩歲來臺，至 1946 年被遣送回日本，中間除了回日本念大學、結婚外，在臺灣住了三十年，甚至戰後回到日本還以臺灣爲創作題材，證明了他的文學對臺灣是有情有義、知道感恩的，不是無血無情的冷血文學。

西川滿在臺灣時寫的《赤嵌記》、《採硫記》等以臺灣的東寧王朝及清治時代爲背景的歷史小說，是日治時代臺灣作家的小說創作所「不及」的，也是戰後初期臺灣作家的「啓示」。例如葉石濤在戰後初期（1946—1950）寫的〈澎湖島的死刑〉、〈河畔的悲劇〉等以荷蘭、明鄭爲背景的歷史小說，即是從西川滿那裡受到的影響。

一位執意也執著於書寫臺灣，並寫了不少臺灣文學史發展的文學人，縱使是外來者、是過客，其文學種種，豈容一筆勾銷？



▲1943 年，臺灣決戰文學會議出席者合影於臺灣神社。二排左四張文環、左九龍瑛宗；三排左五西川滿。（圖取自《西川滿先生年譜》，中島利郎先生提供）